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选读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Zuopin Xuandu*

(修订版)

下册

主编 颜 敏/王嘉良

上海教育出版社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选读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Zuopin Xuandu*

(修订版)

下册

主 编 颜 敏/王嘉良

副主编 邹忠民/熊 岩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下册 / 颜敏, 王嘉良主编.  
修订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444-2562-9

I.中... II.①颜...②王... III.①现代文学—作品—中国—师范大学—教学参考资料②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师范大学—教学参考资料 IV.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3074号

本教材选用了中国现当代众多作家作品,因原作者地址不详,我社无法一一奉寄稿酬。如有遗漏,请及时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修订版)(下册)

颜敏 王嘉良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1 插页1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50本

ISBN 978-7-5444-2562-9/I·0021 定价: 42.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修订版“导读”修订人员(按音序排列)

---

陈琳 陈茜 程思义 黄红春 黄振林 李洪华  
熊岩 许爱珠 颜敏 张俏静 邹忠民

---

## 第一版“导读”撰稿人员(按音序排列)

---

陈琳 陈平辉 陈茜 陈昭明 戴瑶琴 丁小卿  
范家进 黄振林 江美玲 景秀明 孔小彬 李宁宁  
李陶冶 刘华 刘晓鑫 罗龙炎 毛华兵 谭杰  
汪雨涛 王昭君 王忠昌 武虹 肖文 徐阿兵  
徐润润 许爱珠 杨剑影 张晶 张细珍 章淑华  
赵江滨 钟俊昆 邹贤尧 邹忠民

---

## 目 录

## 小说编

孙犁	荷花淀	3
孙犁	山地回忆	8
路翎	洼地上的“战役”	13
王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36
宗璞	红豆	57
茹志鹃	百合花	74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80
赵树理	“锻炼锻炼”(存目)	88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存目)	89
周立波	暴风骤雨(存目)	90
柳青	创业史(存目)	91
吴强	红日(存目)	93
梁斌	红旗谱(存目)	95
杨沫	青春之歌(存目)	97
罗广斌	杨益言 红岩(存目)	99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100
张贤亮	灵与肉	107
张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122
汪曾祺	受戒	132
张承志	绿夜	144
阿城	棋王	152

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72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182
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存目)	187
韩少功	爸爸爸(存目)	188
莫言	红高粱(存目)	189
残雪	山上的小屋	190
苏童	妻妾成群(存目)	193
王朔	顽主(存目)	195
方方	风景(存目)	196
池莉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197
刘震云	一地鸡毛(存目)	207
陈染	空的窗	208
古华	芙蓉镇(存目)	217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存目)	219
陈忠实	白鹿原(存目)	220
张炜	古船(存目)	222
张炜	九月寓言(存目)	224
王安忆	长恨歌(存目)	226
阿来	尘埃落定(存目)	228
<b>诗歌编</b>		
李季	王贵与李香香(存目)	231
何其芳	回答(存目)	232
艾青	礁石	234
艾青	鱼化石	235

闻捷	苹果树下	237
邵燕祥	到远方去	239
流沙河	草木篇	242
贺敬之	桂林山水歌	244
郭小川	甘蔗林——青纱帐(存目)	248
公刘	上海夜歌(一)	249
公刘	哎,大森林!(存目)	251
李瑛	戈壁日出	252
曾卓	有赠	254
绿原	母亲为儿子请罪	256
穆旦	冬	258
陈敬容	山和海	260
牛汉	华南虎	262
黄翔	野兽	265
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266
北岛	回答	268
北岛	宣告	270
北岛	迷途	272
舒婷	致橡树	273
舒婷	双桅船	275
舒婷	四月的黄昏	277
顾城	一代人(外三首)	279
梁小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282
雷抒雁	小草在歌唱	284
海子	亚洲铜	291

韩东	山民	293
西川	午夜的钢琴曲	295
王家新	帕斯捷尔纳克	297
于坚	啤酒瓶盖	300

## 散文·报告文学编

刘白羽	日出	305
秦牧	花城	308
杨朔	雪浪花	312
邓拓	说大话的故事	315
巴金	怀念胡风	317
杨绛	下放记别	324
韦君宜	当代人的悲剧	328
贾平凹	秦腔	337
余秋雨	西湖梦	342
史铁生	我与地坛	348
张炜	融入野地(存目)	359
王小波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360
徐迟	哥德巴赫猜想	363
邓贤	中国知青梦(存目)	377

## 戏剧编

贺敬之	丁毅	白毛女(存目)	381
老舍	茶馆(节录 第一幕)		382
田汉	关汉卿(存目)		393
沙叶新	陈毅市长(存目)		394

陈子度 杨健 朱晓平	桑树坪纪事(存目) .....	395
魏明伦	潘金莲(存目) .....	396

## 参考文献编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	399
周扬	新的人民的文艺(节录) .....	407
毛泽东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	411
毛泽东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	415
胡风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节录) .....	416
陆定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节录) .....	419
周扬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节录) .....	424
毛泽东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	427
邓小平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	428
胡乔木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 .....	432
谢冕	在新的崛起面前 .....	435
冯骥才	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	438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节录) .....	442
韩少功	文学的“根” .....	447
吴亮	马原的叙述圈套 .....	452
余华	虚伪的作品 .....	460
《钟山》编辑部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 .....	467
王晓明等	旷野上的废墟 .....	468
朱文	断裂:一份问卷 .....	477
王家新	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代序) .....	479

小说编



# 荷花淀

## ——白洋淀纪事之一

孙犁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苇尖上吹过来。水面还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你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去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摇！”

小船拼命往前摇。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

大船追的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得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地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得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

“你们干什么去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他说:

“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去晒晒衣裳了。情况还紧得很!”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她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1945年5月于延安

## 导读

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这是一篇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小说。作品真切地描写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送别丈夫走上战场的动人情景，以及她们深明大义、勇挑重担、乐于吃苦、不避艰险的精神境界。它是一支生活的乐曲，也是一首战斗的颂歌。作家用优美的抒情笔致，描画了白洋淀青年男女的生活情趣和战斗经历，表现了根据地人民英勇抗击日寇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小说以散文的笔法叙写故事，既有小说的情节，又有散文的韵味；是叙事的散文，是抒情的小说。作品构思新颖，把紧张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细节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情节开展疏密相间，详略得当，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语言明丽隽永，浑然天成。

#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沱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